

柴桑問答

三

柴桑問答卷之五

文學部

經術類

或曰學士有以故事辯者一謂鼂錯傳為太常掌故一謂周禮掌固上士二人固故不同心競而力爭焉孰是予曰皆有據顧事殊耳鼂錯傳為太常掌故者主故事也周禮掌固之職掌修城郭溝池榭渠之固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固即險固也

或曰李善淹貫古今不能屬詞故人號書簾謂其囊書而徒積也古之題目人如此予曰殷踐猷博學賀知章嘗號爲五總龜謂龜十年五聚問無不知五代安叔干狀貌堂七而不通文字所爲鄙陋時人謂之沒字碑謝庭浩以詞賦著名號曰錦繡堆李罔隱爲文多檢閱書冊左右鱗次號懶祭魚凡此雖涉于諠咸中雅辭也

藝文類

或曰王勃爲滕王閣序都督矍然曰天才也文

名遂重天下予曰文由博學然根之天才矣天
才綺繡落筆若注射然豈人所及王勃之先文
中子見勃弄筆曰爾爲文乎曰然因與太公遇
文王題遂援筆贊曰姬昌好德呂望潛華城闕
匪近風雲尚賒漁磯倚石釣浦橫沙路幽山谷
溪深岼斜豹韜攘惡龍鈴辟邪雖逢切近猶待
安車君王握手何其晚耶人固不知已脫穎于
滕閣之前矣

或曰琴操有走馬引云報讎也夫報讎烈氣也

何章之樂府予曰走馬引枵里牧恭作也恭報
父讎亡命藏山林中夜有馬環其居明旦視之
天馬跡云恭暢然悟曰吾以義殺人何以藏爲
遂作走馬引君子曰父母之讎不與共戴天恭
也子無忘孝矣

或曰班固曰不歌而誦謂之賦三百篇有賦離
騷開先而高唐之作繼之藝文首載之矣然荀
卿亦有賦顧後世無述焉予曰荀子有禮賦知
賦雲賦蠶賦箴賦危賦凡六世有紀者予獨取

其禮賦云賦曰爰有大物非絲非帛文理成章
非日非月爲天下明生者以壽死者以葬城郭
以固三軍以疆粹而王駁而伯無一焉而亡臣
愚不識敢請之王七曰此夫文而不采者與簡
然易知而致其理者與君子所敬而小人所遣
者與性不得則若禽獸性得之則甚雅似者與
匹夫隆之則爲聖人諸侯隆之則一四海者與
致明而約甚順而體請歸之禮

或曰劉禹錫詩更與殷勤唱渭城夫渭城者何

調也予曰謝疊山云唐人送別愛唱陽關三疊
即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
柳色新勸君更
進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四句是也禹錫之
意謂兩度去國餞別者必唱此調今日幸再登
朝與舊歌伎何戡更唱昔年送別之曲回思逆
境豈意再還耳

或曰黃魯直涪溪詩有云南內淒涼幾苟活其
義云何予曰唐肅宗復兩京之後上皇還京師
李輔國張后專權所謂南內淒涼者指上皇也

當上皇還宮時長孫翽有宮詞云一道耳泉接
御溝上皇行處不曾秋誰言水是無情物也到
宮前咽不流蓋悲上皇之不樂云

或曰詩有讖兆唐相武元衡先一夕池月詩云
無因駐清景日出事還生翌晨入朝被害的非
日出事還生之驗與予曰不寧唯是辛寅遜仕
僞蜀孟昶爲學士王師致討之前歲除昶令學
士寫桃符寅遜題曰新年納餘慶嘉節慶長春
明年蜀亡呂餘慶知益州長春乃宋祖聖節名

也此又其左證云

或曰劉禹錫玄都觀詩前度劉郎今又來此語
何義子曰劉禹錫坐王叔文黨貶司馬後召出
爲刺史相憐其才召至京師見新貴滿朝作看
花詩以譏之云玄都觀裏桃千樹盡是劉郎去
後栽喻富貴無能者皆劉郎去國後宰相所栽
培也時論以爲輕薄又黜後十年召還重遊玄
都觀乃云前度劉郎今又來蓋再至也

或曰劉斧摭遺云唐王榭航海遇風抵一州見

烏衣國王以女妻之後榭歸家寄詩與女曰誤
到華胥國裏來主人終日獨憐才雲軒漂去無
消息灑淚春風幾百回茲事然與予曰此小說
之誕哉王謝作王榭誤甚漁隱叢話云王謝是
二姓即王導謝安之旅所告名烏衣巷東晉將
相惟王謝兩人功名最盛宗族最蕃第宅最多
劉夢得詩朱雀橋邊野萃花烏衣巷口夕陽斜
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蓋歎其二
姓之凋落也據遺所云誠亡謂矣

或曰朱晦庵有滿江紅詞云擾七勞生待足何時是足等語世多題之揭爲座銘予曰非朱子也此晦庵乃詩僧耳蘇子瞻滿庭芳詞有注載頗悉滿江紅一曰擾七勞生待足何時是足據見定隨家豐儉使堪龜縮得意濃時休進步須防世事多番覆枉教人白了少年頭空碌七二曰誰不願黃金屋誰不愛千鍾粟柰五行不是這般題目枉使心機空計較兒孫自有兒孫福又不須採藥訪蓬萊但寡慾二詞真達者之言

哉

或曰魯莊公與宋戰于乘丘縣賁父御卜國爲
右馬驚敗績公墜左車授綏公曰未之卜也縣
賁父曰他日不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
之圍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遂誅
之士之有誅自此始也觀此則魯莊公之前無
誅乎予曰非也縣賁父士也茲言士之誅自此
始也公卿大夫之誅其來已久周禮太史掌卿
大夫喪死謚讀誅七在周有之矣

或曰古墓誌及碑皆門人所爲如孔子之喪公西赤爲識子張之喪公明儀爲識皆誌也晉庾袞卒門人爲樹碑而唐之盧懷謹則蘇頌爲碑文帝自書殆曠古所未有云予曰有之韓思復卒天子親題其碑曰有唐忠孝韓長山之墓張說自爲其父碑帝爲書其額曰嗚呼積善之墓後司馬丞禎卒帝亦親文其碑此皆人臣之殊榮云

或曰世傳陶穀學士有風光好之曲韓熙載譏

之曰依樣畫葫蘆當時有此否予曰誤哉此爲
太祖語也陶穀又在翰林其黨爲言太祖曰翰
林草制皆檢前人舊本所謂依樣畫葫蘆耳穀
作詩云官職湏由生處有才能不管舊時無堪
笑翰林陶學士年七依樣畫葫蘆太祖以其怨
望決意不用周世宗時陶穀學士奉使江南韓
熙載遣家妓奉盃匱及旦有書謝云巫山之艷
質初臨霞侵鳥道落浦之妖姿自至月滿鴻溝
舉朝不能會其辭熙載因召家妓訊之云是夕

忽當浣濯焉自是兩事

或曰夷方習文字若交趾則漢唐郡縣朝鮮爲箕子封國宜異于諸蠻夷矣二國之外無有聞者予曰新羅國東濱大海其先本辰韓種王姓金名真平_匕卒無子立女善德爲王善德卒妹真德襲王唐高宗永徽元年遣子春秋子法敏入朝真德織錦爲頌以獻曰巨唐開洪業巍_匕皇猷昌正戈成大定興文經百王統天崇雨施治物體含章深仁諧日月撫運邁時康幡旗旣

赫七鉦鼓何鏗七外夷違命者剪覆被天殃淳
風凝幽顯邇遐競呈詳四時和玉燭七曜巡萬
方維岳降宰輔維帝任忠良五七成一德照我
唐家唐帝美其意擢法敏太府卿自晉以後不
復至觀茲頌語豈在一國下哉

經史類

或曰易始于乾坤終於未濟然解者有二說焉
一曰卦之文自乾坤而下至未濟而上出于理
之自然而不知其所以者一曰乾坤之用莫大

於坎離_七莫大於既濟未濟故所以爲終始也
此何得耶予曰不然先儒以爲後天之序也先
天之學伏羲之易也後天之學文王之易也先
天之序始於復遇終於夫復者君子之始夫者
小人之終夫有意於決小人乎後天之序始於
乾坤終於未濟乾坤者陰陽之正也故始焉未
濟之終其有志於防小人也知先天後天之說
則易之終始明矣

或曰周易正義孔氏曰周易稱周者文王作易

之時猶在姜里周德未興猶是殷世也故顯周
別于殷故謂之周易如周書周禮也得其解與
予曰非也胡安定曰宓戲畫卦文王重之又從
而爲之彖辭至周公又爲之爻辭仲尼又十翼
之數聖相繼其道大備于周故曰周易此言近
之與孔氏之言固殊矣于竊謂易爲文王周公
所解乃曰周易猶毛公所傳詩曰毛詩戴氏所
傳禮記曰大戴小戴禮如左氏春秋穀梁春秋
之類又何必立異說以指之也

或曰先儒爲九六之說有三品一曰九者陽之極六者陰之中陽可使盛陰不可使過一曰乾體三畫坤體六畫陽得兼陰七不得兼陽一曰老陽之數九老陰之數六老陽老陰其類能變故不取七八而取九六此何所從乎予曰質諸孔子之言則辨矣曰參天者一三五也此陽數之所以爲九也曰兩地者二四也此陰數之所以爲六也九六之辨孔子以嘗言之矣

或曰乾坤生八卦又生六十四卦乾坤本剛柔

以相易而上下往來周流無窮是八卦也六十
四卦也皆乾坤之子女而化之者也然曰八卦
正也六十四卦變也乾坤生正不生變何說乎
予曰乾施一陽於坤以化其陰而生三子坤施
一陰於乾以化其一陽而生三女乾坤相易以
生六子成八卦也分而言之乾之初爻交於坤
之初得震故爲長男坤之初爻交於乾之初得
巽故爲長女乾之二爻於坤之二得坎爲中男
坤之二爻於乾之二得離爲中女乾之上爻於

坤之上得艮爲少男坤之上交於乾之上得兌
爲少女乾坤大父母也故能生八卦乾息而生
復坤消而生姤陽極陰反而成姤陰極陽反而
成復姤復小父母也變而爲六十四卦復之初
九交於姤之初六得一陽姤之初六交於復之
初九得一陰復之二交於姤之二得二陽姤之
二交於復之二得二陰復之三交於姤之三得
四陽姤之三交於復之三得四陰復之四交於
姤之四得八陽姤之四交於復之四得八陰復

之五交於姤之五得十六陽姤之五交於復之
五得十六陰復之上交於姤之上得三十二陽
姤之上交於復之上得三十二陰七陽男女皆
順行所以生六十四卦也曰六十四卦已乎予
曰一卦變而爲六十四卦六十四卦變而爲四
千九十六卦升降消息何可窮也

或曰詩螽斯美后妃無妬嘉婦行也婦人性皆
妬而悍虐則殆甚焉故后妃重于詩晉王導亦
傑雄矣而叵禁其妻曹氏至有塵尾之誚何予

曰婦之賢不肖亦云堯舜之子不肖皆天也刑
于能化之哉無論王導以叔向為之子而有母
之妬以謝安為之夫而有妻之妬是已按左傳
叔向之母妬叔虎之母美而不使視叔向日深
山大澤實生龍蛇予懼生龍蛇以禍汝子何愛
焉晉書謝大傅劉夫人不令公有別房公頗欲
立妓妾令姪等達夫人稱關雎螽斯有不妬之
德夫人問誰撰此詩荅云周公也是男子相為
耳使周姥撰詩當無此句吁可哂哉而吕后之

人彘武氏之醉骨則又虐甚矣

或曰魯頌始僖公何伯禽無頌予曰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尚頌于魯何言伯禽顧伯禽以成王元年受封于魯於時周大治歌頌悉歸之天子故有雅列國未有變風魯人不當作頌至僖公時王者不陳其詩故臣子頌之故頌魯者魯之盛周之衰也已

或曰禮義廢於朝廷而著于詩人之吟咏乃有變風_七者正之變爾何以先邶鄘衛王而及于

列國終于幽風也周公之道又在變風之後也
予曰變有所始變極而反則有所歸故始于衛
而終于幽也是時諸侯擅相吞滅衛首并邶鄘
而不稟命于天子先邶鄘衛焉王政不行於諸
侯而僅行于境內王國次之畿內之封亦廢法
失道而不能自保鄘次之君臣上下之分失而
人倫至于廢亂齊次之至此則天下無不亂之
國無不變之俗雖魏以舜禹之都唐以帝堯之
國風化義禮亦就亡敦魏唐次之禮義滅于中

國則夷狄交侵秦次之夷狄風行雖陳以虞之
後亦不能自存陳次之懼危亡而思周道曹檜
次之亂極而治反之以周公之道幽終之幽後
而雅興矣

或曰孔氏曰小雅所陳有飲食賓客賞勞群臣
燕賜以懷諸侯征伐以強中國樂得賢者養育
人材於天子之政皆小事也大雅所陳受命作
周代殷繼伐荷先王之福祿尊祖以配天醉酒
飽德能官用士澤被昆蟲仁及草木於天子之

政皆大事也而陳氏則駁之曰小雅蓼蕭為澤及四海以湛露為燕諸侯六月采芄以為北伐南征王者之政孰有大於此又以小雅為政之小何耶吾不知常武之征何以大於六月卷阿之求賢何以大於鹿鳴蓋小雅者未至于大醇也至于大雅則大醇矣二說孰是予曰雅樂也小雅歌于燕饗賓客國中皆得用之大雅則奏之宗廟朝廷故上下雅譜云其用於樂曰君以小雅天子以大雅而音體之小大區以別矣

或曰周南召南皆文王之詩何以屬之周公召
公又何以先之列國之風而二南篇序則遠近
有考矣予曰二南爲周召者太師繫之也文王
受命以六州之地命周召治之二公所施則文
王之教也太師採詩之時得於周南之地者屬
之周公得於召南之地者屬之召南二南諸侯
之風周召又其地之諸侯也蓋風者詩之最而
二南爲風之先道無始則不行而周南爲正始
之道化無基則不立召南則爲王化之基此皆

文王之正心誠意有在於此故其肅也雍也在於闈門之內而其化行于二南之國由齊家而治國故詩首二南如易之始乾坤孔子曰乾坤其易之門易之萬變自乾坤而入吾亦曰二南其詩之門詩之萬化自二南而入六十四卦首于乾坤詩三百首于二南其體一也今攷其篇序自近以及遠大學所謂修身齊家而治國平天下之序此其徵矣

或曰書有三墳其目惟何予曰山墳氣墳形墳

也伏羲為天皇則有君臣民物陰陽兵象八者
之書曰山墳神農為人皇則有歸藏生動長養
止殺八者之書曰氣墳黃帝為地皇則有天地
日月山川雲氣八者之書曰形墳此三墳也其
目見于孔安國

或曰漢肅宗卽位引酺會庭中使酺講尚書一
篇此經筵所始也自後靈帝詔三公選通尚書
章句舉揚賜侍講于光華殿迄唐宋益勤進講
神宗盛暑不輟仁宗于不講日猶令進漢故實

二事可謂務於學乎予曰經筵之典周官師氏
掌以媿詔王此其端云漢武時兒寬見帝語經
學宣帝甘露二年詔諸儒講論五經於石渠閣
然未御前專講光武數引公卿郎將講論經理
建武五年受尚書通大義每朝令桓榮敷奏經
義此經筵之始顯宗時張酺以尚書孝授數講
于御前肅宗所引酺者即張酺也唐太宗元宗
皆隆師資之禮宋朝益以經講為重人主孳孳

日聽前言

或曰日本國有古文尚書乃秦時徐福入海時
所携者此語有足據與予曰宋歐陽公日本刀
詩云徐生行時書未焚逸書百篇今尚存令嚴
不許傳中國舉世無人識古文先王大典藏夷
貊滄波浩蕩無通津觀此詩則日本似有其書
但徐福求仙當時多在東海琅邪蓬萊諸處今
登州海島有大勞山小勞山世以爲福之後亦
不知其然耳歐公之語抑豈無據乎

或曰後漢史獻帝建安十四年房玄云宣帝太

和元年河內女子有壞老子屋得古文泰誓三篇論衡又云以握地所得者史記儒林傳在宣帝之前已有泰誓宏與論衡是遵何說也予曰古文泰誓得于宣帝時未可知但以泰誓初出于宣帝時則不可也史記及儒林傳皆云伏生獨得二十九篇伏生時未有泰誓武帝未有得泰誓書于壁內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司馬遷在武帝之世見泰誓出而得附入于伏生所傳內故為史總之并云伏

生時出得二十九篇也

或曰正義曰武成自惟一月至受命于周叙伐
殷王及諸侯大集爲王言發端也自王若曰至
大統未集述祖父已來開建王業之事自予小
子至名山大川言已承父祖之意告神陳紂之
罪自曰惟有道至無作神羞王自陳告神之辭
既戊午以下又是叙往伐殺紂入殷都布政之
事無作神羞以下惟告神其辭不結文義不成
非述作之體而孟子亦曰吾於武成取二三策

而已矣皆致疑焉予曰武成出于口授壁藏以故文辭錯亂然其書何可疑也孟子所疑但血流漂杵已爾後世爲考訂序次其章句遂有倫云文曰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罔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祇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夷蠻貊罔不率俾惟爾有神尚

克相予以濟兆民魚作神羞既戊午師渡孟津
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
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
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乃反商政
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散鹿臺
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厥
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修文歸
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
既生魄廢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丁未祀于

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柴
望大告武成王若曰嗚呼群后惟先王建邦啓
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
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勲誕膺天命以撫
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末
集予小子其承厥志恭天成命肆予東征綏厥
士女惟其士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
用附我大邑周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
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

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或曰司馬遷作史記燕世家曰成王幼周公立政因踐祚召公疑之乃作君奭又序有召公不說之言先儒遂辨召伯已封于燕身留相周而不得優游故不悅爾非爲周公也孔穎達曰周公攝王政不宜復列于臣職是以召公不悅王氏曰成王非有過人之聰明則易以壞以易壞之資任難繼之事召公不悅蘇氏曰伊尹旣復政而告歸周公不歸故也諸說紛出矣予曰

君奭書乃周公復辟之後二公爲師保之時司
馬遷以爲初踐祚之疑非矣今觀其書無召公
憂成王難與共治之事亦無召公欲周公告去
之意是何諸說之妄于誣二公也周公無私天
下之心召公豈不深知之而乃置疑哉不能優
游于封國而苦于相王則又謬之甚者惟是召
公以成王復辟師保有周公遂欲告老此古大
臣求退之義周公固留之協心輔王而作君奭
漢儒好事乃滋多口可恠哉其後召公留相成

王又相康王亦有味于周公之言也矣

或曰春秋魯史也而載列國及天王之事以褒貶之然始于平王之末年而繼周書其義何哉予曰按書止於文侯之命而春秋起於平王之末年其誥命不足紀而後托於春秋以紀事也且文侯之命已非盛王之典矣天子至尊命諸侯曰伯父叔父宜也顧父義和而字稱之不敢名國之大事惟祀與戎錫圭瓚俾明禮焉賜弓矢俾專征焉初年出命着此威靈已不振諸侯

上僭至于凌替王綱卒致天子之宰使下賄諸侯之妾祭伯不奉王命而來下堂而見諸侯天王若贅疣矣世將降而爲列國魯爲周後乃繼周書而作春秋則在乎王之末年繼周書而春秋猶之詩黍離降王而國風也故曰王迹熄而詩亡_七然後春秋作春秋則又繼雅詩而存王迹者與

或曰春秋隱公十一年書滕侯薛侯來朝桓公二年則書滕子來朝說者以爲時王黜而稱子

一曰惡其朝桓特削而書子此何以解也予曰
沙隨有春秋解云春秋時小國事大國朝聘貢
賦之多寡隨其爵之崇卑滕之事魯以侯禮見
則所見者多故自貶降而以子禮見疾幾供賦
易供其後鄭朝晉亦云鄭國男也而使從公侯
之賦鄭本男爵襲用侯伯之禮以交于大國當
時小國皆如此不獨滕與鄭矣

或曰春秋始魯隱公說者謂周家之興歷年八
百夫子以前四百載事託之詩書以後四百載

事託之春秋而隱公元年實爲後四百一年也
此春秋所以不得而始隱也而乃以始者賢隱
公之遜國夫生不復辟死不成攝正義亦以春
秋無取於隱公何可賢也予曰非所敢知也春
之始隱公者平王之末王綱墮而詩書亡矣乃
作春秋隱公周之胤夫子周人託周之胤而立
言焉不得已也其分年而以爲始者謬也藉第
令隱公之元年周道未衰諸侯正尊天子平王
中興則亦以後四百之始也而始隱公乎必不

然也且隱公之立長君也無嫡子則庶長立法也威公不得爲嫡子也何也仲子者惠公之繼室而威公之母也諸侯無再醮則仲子不當稱夫人威公不得爲嫡威公不得爲嫡則與隱公尊卑等爾而隱則長也何可以深非隱也杜預春秋序曰周平王東周之始王也隱周讓國之賢君也考乎其時則相接言乎其位則列國本乎其始則周公之祚胤也若平王能祈天永命紹開中興隱公能弘宣祖業光啓王室則西周

之美可尋文武之迹不墜按斯言也豈妄哉

或曰春秋宣公三年春王三月郊牛之口傷改
卜牛匕死乃不郊猶三望夫四望天子禮也而
魯三之或其殺禮以明無僭乎予曰天子四望
禮也諸侯祭境內名山大川無望也三望尤無
據也魯之郊又望僭天子矣至于三卜四卜五
卜不從魑鼠屢食其牛天心不享已見則何益
哉春秋書之曰乃不郊曰猶三望乃之與猶也
聖人之旨微乎

或曰春秋曷終於獲麟說者以爲時無明主出而遇獲仲尼傷之固以爲終予曰固也夫子之作春秋爲周也事亡而日書之尊君者褒而慢則貶中國進而夷狄退之冀王道之可興而周之猶可挽而西也至西狩而獲麟則嘉瑞野獲若牛羊犬彘然而周之興不復可望矣故重傷之而絕筆於獲麟之一句因獲麟乃作春秋知周道之必不可興不得不托之魯史以明是非也獲麟固春秋之終而實作春秋之始乎

或曰莊公元年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左氏曰
追命桓公褒稱其德公羊曰追命加貶也穀梁
曰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非正也而春秋折衷則
是公羊之說予曰公羊道其常也春秋十二公
唯桓之罪大始以篡弑不義而立終以帷簿不
修而薨何可褒也天王之命生而賜之唯文成
二公死而錫之桓公而已當其時諸侯疆大周
室寄虛名又何敢加貶也生賜死錫皆非有褒
善貶惡之實存禮意耳穀梁曰無來錫命夫不

受命而使七來錫天王之衰也已

或曰定公十年齊人來歸鄆謹龜陰之田公羊
曰行乎李孫三月不遣齊人來歸之穀梁曰罷
會齊人使偃佻施舞於魯君之幕下孔子曰笑
君罪當死乃使殺之齊人爲是歸之二傳言殊
矣而左氏則曰孔子受盟請反汶陽之田乃今
從之何予曰左氏得其旨矣齊侯使萊人以兵
劫公孔子以退復責之大義曰於德爲愆義於
人爲失禮君必不然齊人辟之乃盟曰齊師出

境不以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子曰不反汶陽之田吾以供命者亦如之故齊人來歸所侵之田齊疆國也不可以力爭唯以義服之以言折之故沮其謀而反其田耳公羊穀梁之解未盡也

或曰莊公二十五年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左氏曰非常禮也公羊曰于社禮也于門非禮也穀梁曰旣成鼓以駭衆用牲可三傳矛盾孰爲近之予曰左氏是也陽盛而陰氣未作陰不

宜侵陽若月掩日是以伐鼓用幣陽旣過而一
陰生則爲災輕故日食亦不伐鼓用幣而况水
旱乎水旱國之常但紀其災而已至于伐鼓用
幣豈常禮哉

或曰禧公十三年自十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左氏曰五穀猶可收公羊曰紀異穀梁曰歷時
而言之文不憂兩也宜誰從之予曰皆非也折
衷辯之矣其言曰九旱多繫于夏竟夏不雨則
爲災故書災曰夏大旱如禧三年正月不雨夏

卷五
五
四月不雨六月雨旱不竟不爲災也此曰自十
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歷四時而言之又夏在
其中則爲災可知不復曰大旱懼複文也三傳
胥失其義旨矣

或曰先儒刺左氏春秋以爲其失也誣如石言
於晉之類然左氏曰石之言或憑焉亦未嘗以
石真能言也何謂誣予曰石能言近石妖也事
本有之按禮部災異奏紀弘治三年三月中陝
西慶陽府雨石大者如鶩鴨卵小者如鷄頭實

皆作人言此可爲石言之證左氏誣耶

或曰禮記一書自孔子歿後七十二之徒或錄舊禮之義或錄變禮所由或兼記體制或雜序得失以爲記中庸是子思攸所作緇衣公孫尼子所撰而月令王制非孔門弟子所爲月令爲呂不韋王制爲漢文時博士後大小戴諸儒又爲補拾百家殊說博哉予曰禮得於淹中樂傳於制氏所謂聖人之制作不存矣僅合禮樂之可知者攬摭爲編曲禮郊特牲祭義祭法喪服

等篇古之禮書也樂記一篇古之樂書也乃檀
弓呂令文王世子學記中庸表記坊記大學等
篇禮書乎樂書乎非禮書而曰禮記綴文矣

或曰司馬法與周禮同爲周書其言井田之制
互殊焉而李泰伯曰司馬法與周禮其言頗異
意者文王在岐作司馬法及周公攝天子位從
而增損之以爲周禮乎不然何異也予曰周禮
之與司馬法爲文王作爲周公作皆不可知今
攷其制則周禮爲合七者從之可也如司馬法

有步晦夫屋井周禮同但不別爲屋爾司馬法
十井爲通十通爲成周禮則四井爲邑四邑爲
丘四丘爲甸一甸傍一里爲成司馬法十成爲
終十終爲同周禮則四甸爲縣四縣爲都旁加
十里爲同又司馬法止爲一制無遠近之殊周
禮則三百里以外都鄙爲井田二百里以內鄉
遂爲十夫百夫千夫萬夫則是殊制矣要之周
禮則合則壤之法當從之

或曰隋經籍志晉太康中汲郡人發魏襄王冢

得古竹簡書帝命荀最撰次爲十五部八十七
卷一曰周書一曰魏之史記殆古文乎予曰魏
之竹書多著恠妄左氏序曰起自夏商周三代
事又特紀晉國起自殤叔次文侯昭侯以至曲
沃莊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魯隱公之元年正月
也皆用夏正編年相次晉國滅獨記魏事下至
魏哀王之二十年其文意似春秋蓋魏之史云
顧其書曰舜放堯于平陽益爲啓所誅太甲殺
伊尹文王殺季歷厚誣聖人以弑父與君之事

而賢君之殺良弼也其恠妄不經甚矣吾何以
觀之哉

或曰司馬溫公論次歷代君臣事迹爲資治通
鑑至詳核矣錄董仲舒之三策而晁錯之對不
存一辭載魏鄭公之諫疏陸宣公之奏議而姚
崇之十事遺焉魯仲連之卻秦軍四皓之立太
子劇孟之顯至灌嬰之定淮地下彭城嚴安宗
室之書又何黜而不錄也予曰陳瓘曰讀通鑑
然後知司馬文正公之相業也此書編年紀事

先後有倫君臣治亂成敗安危之迹若登喬嶽
天字澄清周顧四方悉來獻狀斯言得之矣文
帝開賢良之科欲聞切直之論仲舒得之而錯
則以五帝神聖其臣莫及則諛也魏陸之諫之
議倦七用人節財而崇則要君仲連談近誇大
四皓之立以子而制父劇孟俠耳皆所不書也
其體正其慮周無以議焉獨項羽垓下之敗不
敢復還彭城而東走烏江正以灌嬰已定淮地
下彭城覆其國都矣漢自七國之變務抑諸侯

嚴安上書武帝論州郡列城數十帶脇諸侯非
宗室之利是有灼于安危之端者二者削而不
載遺一二于八百年則其意不可知也

或曰左丘明作國語何稱外傳予曰按韋昭明
曰左丘明采錄前世穆王以來訖于魯悼智伯
之誅邦國成敗嘉言善語陰陽律呂天時人事
逆順之數以為國語然其文不注于經涉獵攬
摭于以傳事而示鑒戒故曰外傳

或曰春秋緯演孔圖曰詩含五際云何予曰按

歷樞云午亥之際為革命卯酉之際為改正辰在天門出入候聽卯天保也酉祈父也午采芑也亥大明也然則亥為革命一際也亥又為天門出入聽候二際也卯為陰陽交際三際也午為陽謝陰興四際也酉為陰盛陽微五際也此五際之說

或曰大上立德其次立言立德固難立言誠不易矣古典謨訓誥六經魯論無以尚矣而春秋孟子猶有後議自是而下史遷固范曄劉向荀

說諸家以及于三國晉魏梁陳隋周之書各極
指刺吹毛索斑至多喙焉而史通其一也其言
皆足取與予曰史通有內篇外篇載文載言古
今正史之類自述有忤時之名有黜煩雜駁之
力劉知幾之爲此書也以才學識三長自任矣
三爲史官再入東觀不可謂非才而明辯貫穿
亦老于文學者然其評史也謂馬遷體失錄煩
班固精練該密謂項羽不當曰紀陳勝不當曰
世家謂范曄虛美隗囂與夫陳壽不當貶孔明

魏收不當貶爾朱之類貶所當貶予所當予三代直道殆不過之但旣以班固爲精審矣至論五行志則專攻班氏之短以藝文不當志矣述作史之法又以都邑氏族方物宜爲三志藝文不可志氏族方物果可志耶此其細者疑古一篇雖堯舜伯禹不免見疑惑經一篇雖夫子春秋因之見貶固亦過矣

或曰葛洪云司馬遷發憤作史記百三十篇伯夷居列傳之首以爲善而無報也史通乃以爲

子長著史記也如臯陶伊尹傳說仲山甫之流
並列經傳功烈尤顯盍各採而編之為列傳之
首而斷以夷齊居首何齷齪之甚乎觀斯語固
不足于子長者抑或有得之也予曰史遷之為
史記葛洪所謂發憤而作有所激而然也觀其
與任安書曰屈原放逐而作離騷其志已見伯
夷首陽之節許由箕山之操一也昔人存昌歎
而思文王史遷過箕山而感伯夷事實相應執
鞭所忻慕之語其激乎遷以一言不中輒加腐

刑視伯夷高舉遠引不蹈塵網何霄壤也故切
慕之史通殆不知矣

或曰周禮一書劉歆鄭康成則以為成王周公
致太平之跡而何休諸人又以為六國陰謀之
書而深擯之後將何所從乎予曰賈氏曰六經
禍於秦惟周禮最後出以今考之制度禮樂粲
然大備即其間或有異說如建都之制不合于
洛誥召誥之旨封國之制不合于武成孟子之
說設官之制不合于周官之六典然其合者尚

多武成本不可信。封國之制，王制爲是。孟子乃
引言耳。但其書漢儒附會以成之。故于古書有
合有不合也。何者？孟子答北宮錡之問，周制曰
諸侯惡其害已而皆去其籍，今不得而詳焉。方
戰國時，周室猶存，諸侯疆大，不稟周制，固已滅
去其籍。是周公所制之典，與夫子所正之經已
什一千。千百雖多，孟子博學大儒，惟聞其畧，何待
秦煨燼之後，又何羣書之存者？殘篇脫簡，頗見
于世。而周禮乃最後出也。孟子且不見此書。漢

世安得有之即有之而謂皆實出于周公不敢也何休諸人遂至以爲六國之陰謀謬矣

或曰宋太宗得諸國圖籍聚名士于朝詔修二

大書曰太平御覽曰冊府元龜曰文苑英華各

一千卷又有太平廣記其右文若是哉予曰太

宗之右文人知之而諸書之修其深意固不識

也蓋太平興國中諸降王死各國圖籍具收之

諸王舊臣或宣怨言太宗盡收用之寘之館閣

使修羣書廣其卷帙厚其廩祿贍給以役其心

多卒老於文字之間矣

或曰月令蔡中郎以爲周公作陸德明以爲呂
不常作此孰從焉予曰皆不可從也月令者漢
儒所爲而托之周公呂不常者也何以明之首
篇曰律中大簇是漢建寅而行夏正非周秦之
時仲春之月曰是而水是漢始以雨水爲二月
節非周秦之氣太尉爲秦官周公不知也秦罷
侯置守又何取于季夏之封侯也而布德之詔
釋菜之禮固亦漢事故謂出于漢儒而不出于

六五卷
十三
周官與不常也

或曰春秋時有所謂演孔圖者何說也予曰公羊傳註云得麟之后天下血書魯端門曰趨作法孔聖歿周姬亡彗東出秦政起胡破術書記散孔不絕孔子聞之使子夏往觀其血乃飛爲赤鳥其書乃化爲白書署之曰演孔圖嗟乎此漢儒所爲猶天書之流神其說以啓人之聽睹耳何足述哉

雜編類

或曰晁氏云搢紳脞說二十卷張唐英君房撰
君房博學通釋老善著書如名臣傳蜀檇杌雲
笈七籤行于世者毋慮數百卷然學士大夫以
張唐英君房爲二人而蜀檇杌又非君房所著
皆無据也予曰陳氏云君房祥符天禧以前人
楊大年改閑忙令所謂紫微失卻張君房者卽
其人也嘗爲御史屬坐鞫獄貶秩因編修七籤
得著作佐郎七籤序自言君房蓋其名非字也
又撰乘異記三卷唐英字次功熙寧間人丞相

商英天覺之兄作名臣傳蜀檣杵者與君房實
爲二人不知晁何以合爲一人也其悞明矣

或曰宋有孔氏野史一卷爲孔毅甫所撰凡四
十事皆載當時諸名公所行事然多遺議焉予
曰容齋隨筆極辯非孔毅甫爲之蓋魏泰誣毀
之流耳如載趙清獻爲青城宰挈散樂妓以婦
爲邑尉追還大慟且怒又與妻忿爭由此惑志
文潞公守太原辟司馬溫公爲通判夫人生日
溫公獻小詞爲都曹唐子房峻責歐陽永叔謝

希深田元鈞尹師曾在河南携官妓游龍門半
月不返晋守錢思公作簡招之亦不荅范文正
與京東人石曼卿劉潜之類相結以取名服中
上萬言書蘇子瞻被命作儲祥宮記大貂陳衍
幹置酒與蘇高會蘇陰使人發御史董敦逸即
有章疏遂墮計中其他如潞公范忠宣呂汲公
吳冲卿傳獻簡皆不免譏議温公自用龐穎公
辟不與潞公子房同時其謬妄不待攻也予謂
細人之毀訕君子自古有之然筆之于書無忌

甚矣夫以清獻諸賢之制行而猶不免于毀可
歎哉

或曰宋有碧雲駮書一卷爲梅堯臣聖俞撰昭
陵時有御馬名碧雲駮以旋毛費用以名書云
其書凡慶曆以來名公鉅卿無不譏詆范仲淹
亦在其中堯臣當時見稱聞人何爲此書予曰
此襄陽魏太所撰而托名聖俞者也王銍跋范
仲尹墓誌云近時襄陽魏恭者場屋不得志喜
僞作他人著書如志恠集括異志倦游錄假名

武人張師正又自出姓名作東軒筆錄皆用私
喜怒誣讖前人最後乃作碧雲馱托之堯臣歐
陽修銘堯臣墓亦云堯臣平日爲人仁厚樂易
未嘗忤於物則可信其無此矣

或曰高氏子畧云鬼谷子書其智謀其數術其
變譎辭談蓋出于戰國諸人之表然蘇秦所記
以爲周時有豪士隱者居鬼谷自號鬼谷先生
無鄉里俗姓名字予曰王詡者鬼谷子也戰國
時隱居潁川陽城之鬼谷因以爲號長於養性

治身蘇秦張儀師之著鬼谷子三卷以授二子
其言曰人動我靜人言我聽知性則寡累知命
則不憂詞亦卓然矣探其指本出于陰符經郭
璞游仙詩曰青溪千餘仞中有一道士借問此
誰云是鬼谷子豈爲凡流哉

或曰秦末黃石公圯上授張子房一編書乃兵
法子房甚喜世指爲三畧然與予曰非也晉亂
有盜發子房塚玉枕中得素書一卷爲無盡告
士注卽黃石公所授九六篇

或曰學士大夫謂佛經爲虛誕之語不可以用
世然求一言之幾于道如布帛菽粟可衣可食
者乎予曰有之予觀淨土文有至人延年說卽
儒家之言不是過也其曰人生衣食財祿皆有
定數若儉約不貪則可延壽奢侈過求受盡則
終譬如人有錢一千日用一百則可十日用
五十可二十日若恣縱貪侈立見敗亡則若一
千之數一日用盡可不畏哉易稱天地之數五
十有五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是天地之大變

化之妙鬼神粵猶不逃於數况於人乎

或曰十六觀經云上品上生者讀誦大乘經典
解第一義故修上品者佛之深旨不可不知然
其言有可取與予曰淨土文有眇修上品攷其
言通于聖學者有一說焉名習說此可取者其
說曰孔子化三千之徒其要旨不出一部論語
而首以學而時習之一句則此一句之義豈不
爲急先務哉蓋學者學其爲君子爲聖人習者
如習射習儀之習學君子聖人者不可驟爾而

至故必以時而漸習之若學寬大則於褊隘時
習之若學溫和則於忿怒時習之若學恭敬則
於傲慢時習之若學良善則於狼戾時習之若
學慈讓則於忿爭時習之若學勤敏則於懈怠
時習之然則所謂時習者當其事之時而習則
不虛習矣其習必成也則自有可喜故曰不亦
說乎能悟此理則盡論語中所言之善皆可以
進是知以此一句冠于一書之首者深有意也
按此說卽吾儒亦未道出詎謂釋子之言無可

取者哉

字學類

或曰倉頡造書臺詩空階有鳥跡猶似造書時
言倉頡所作鳥跡篆也後有蝌斗之文皆字學
之濫觴云而倉頡之先但開結繩畫卦耳未有
書也鳥跡至今存焉予曰倉頡在黃帝時先是
庖犧氏因龍之瑞作龍書神農因嘉禾八穗作
穗書已有書矣頡之後少昊取古文作鳳鸞之
書本諸鳥跡顓帝則科斗之書帝堯因軒轅靈

龜有圖作龜書夏禹爲螺書文王時猶作鳥書
自後有楷書隸書細書飛白諸體矣

或曰字有不依原音而別爲音者如可汗則音
克寒如冒頓則音沒突闕氏則音煙文或因虜
語而音乎予曰不然他若漢郡邑有曲逆音去
僞番禹音婆魚牂牁音減哥姓名萬俟音木其
曹大家音曹大姑通用欵乃音襍藹宿留音秀
溜亦豈虜語哉

或曰杜工部詩有云娟七戲蝶過開幔又云曾

石五卷
三九
閔朱旗北斗殷後人乃改開字殷字俱作閑字
何以故予曰唐人最重避諱李賀父名晉肅至
不敢應進士舉此猶是兩字嫌名也若一字之
諱尤甚杜工部父名閑故工部詩未嘗用閑字
彭叔夏周平原張文潛俱有辨証可考

或曰魯魚亥豕之譌以字相近與予曰事出家
語有人讀史簡帙磨滅以陶爲陰以魚爲魯故
云魯之與魚淄澠莫辨卜商反衛見讀史志者
云晉師伐秦三豕渡河子夏曰非也已亥矣讀

史志者問諸晉史果曰巳亥於是衛以子夏爲
聖

或曰韓退之爲孔幾墓志云孔世卅八所謂卅
者為三十乎予曰然卅音颯今遂呼三十字耳
卅八者謂幾爲孔子三十八世孫也廣韻作卅
字音颯

或曰顏之推稽聖賦中山河騶有子百廿七爲
念音乎予曰非也廿音入猶卅音颯也蓋二十
并也世俗譌以念稱耳

文學部卷之五終

柴桑問答卷之六

器用部

器皿類

或曰學士大夫知有渾天銅儀而不知有地動儀乃張平子所爲以測地者其制可攷與予曰後漢張衡字平子造候風地動儀以精銅鑄成圓徑八寸合蓋隆起形似酒罇飾以篆文山龜鳥獸之形中有都柱旁行八道施開發機外有八龍首銜銅丸下有蟾蜍張口承之牙機巧制

皆在罇中覆蓋周密魚際如有地動罇則震龍
機發吐丸而蟾蜍承之振聲激揚因此覺知雖
一龍發機而七首不動尋其方面乃知震之所
在驗之以事合契若神自書契所記未曾有也
嘗龍發機而地不覺動咸恠其無徵數日後驛
至果地動隴西人皆服其妙然其術較之渾天
之有度數者尤奇矣

或曰晉東宮故事皇太子納妃有著大鏡一尺
八寸著小鏡一尺二寸古鏡如是今大者僅盈

尺耳予曰是奚足哉洛陽仁壽殿前有方鏡高
五尺向之立寫人形鄴中記石季龍三臺及內
宮中鏡有徑二三尺者又王幼臨造方丈鏡並
照人馬

或曰師席曰函丈說者謂師弟子講席相越一
丈函容也席容一丈也然與予曰此所謂方丈
也函丈當作函杖周禮夏官伊祁氏掌供王之
齒杖也謂賜老者杖供其杖函藏之既事受之
席間有函杖也函所以藏杖者稱函杖前者猶

稱云臺下席下尊之矣

或曰金人翟欽甫題清庵詩夜來一枕遊仙夢
十二瑤臺獨自行遊仙夢者其所謂蝴蝶華胥
者與予曰否有遊仙枕此唐開元遺事也龜茲
國進枕一其色若瑪瑙溫潤如玉製作甚工枕
之而寐則十洲三島盡在夢中帝因號遊仙枕
後以賜楊國忠欽甫用此事云

或曰墨出歙非歙出不尚也歙之墨自何代稱
焉予曰唐末墨工奚超與子廷珪自易水渡江

居歛賜姓李氏故世有奚廷珪墨又有李廷珪墨此歛墨所始也猶傳有造墨正法今用之

或曰班婕妤傳酌羽觴兮銷憂古流觴者此與予曰孟康云羽觴爵也作生爵形有頭尾羽翼故曰羽觴所謂流觴者諸觴皆可不專羽觴也或曰詩行篲云酌以大斗註云大斗長三尺也夫三尺大斗何以酌酒而飲之予曰大斗長三尺謂其柄也漢禮器制注云勺五升徑六寸長三尺此大斗也蓋從大器挹之以罇用此耳其

在罇中不當用如是之長器矣

或曰古樂府歡作沉水香儂作博山爐李太白
衍之爲楊叛兒歌博山爐中沉香火雙煙一氣
凌紫霞其所謂博山爐者何也予曰漢故事諸
王出閣則賜博山香爐呂太臨考古圖云爐象
海中博山下盤貯湯使潤氣蒸香以象海之四

環

或曰續漢書禮儀志仲秋之月賜八九十老人
杖七端而有玉鳩風俗通云漢高京索之敗遁

叢薄中時有鳩居其上追者不疑遂得脫即位
後作鳩杖賜老人其事足據與予曰老人善咽
鳩不咽之鳥取其不咽故製爲杖端以賜老人
也風俗通所云來可信矣

或曰詩云彤管美人之貽解云女史所執也其
法何如予曰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
后妃群妾以禮御于君所女史書其環以進退
生子月辰以金環退之當御者以銀環進之進
之者著于左手旣御者著于右手

或曰杜詩昨日玉魚蒙葬地玉魚何制予曰漢唐來諸侯士大臣葬天子物殮以玉魚按唐高宗營天明堂發殿東北角有葬屍玉魚一雙乃物以禮改葬玉魚隨

或曰今碑座用龜碑兩傍用龍月斧吞口亦用龍殿角用走獸獄門用虎各有義與予曰皆非也固不攷耳鼉羸音閉戲龍種也此獸平生好文今石碑兩傍刻之如龍形霸下獸名好負重碑座獸是也睚眦獸名平生好殺月斧吞口是

也。殺角獸頭名朝風龍種也。性好登險狴犴獸名。平生好訟獄門畫之。

或曰世謂器用為什物。何予曰古軍法五人為伍。二伍為什。則共其器物。故通謂生七之具為什器。故稱什物。猶今之從軍及作役者十人為火。共畜調度曰家火也。

或曰張騫破月氏王以其頭為飲器。常昭云榼。晉灼云虎子屬也。何居予曰顏師古以為今之偏榼。所以盛酒。非用飲者。蓋盛罇壺之器。皆

飲具故曰飲器

或曰大射禮不勝者取豐上之觶少退立卒觶夫豐者何予曰按豐斲大木爲之近似豆而卑豆口徑尺柄亦長尺口徑小而又高此承罇之物口足徑各亦差寬中央亦大其高尺比于豆而差短此豐在宗廟或兩君燕亦謂之坫致爵在于上曰豐備之義也

或曰唐有天樞其或測天占星者如渾天銅儀類也予曰非也唐則天皇后武氏武三思等請

作天樞紀太后功德乃使納言姚璿護作乃大
裒銅鐵合冶之署曰大周萬國頌德天樞置端
門外其制若柱度高一百五尺八面七五尺冶
鐵象山為之趾負以銅龍石鏡恠獸環之柱歛
為雲蓋出大珠高丈圍二之作四蛟度丈二尺
以承珠其趾山周百七十尺度二丈無慮用銅
鐵二百萬斤乃悉饘羣臣蕃酋姓名其上

舟車類

或曰杜周傳賜安車駟馬顏師古以為坐乘之

六才卷
車予曰考後漢輿服志公列侯安車朱班輪倚
鹿較伏熊軾阜蓋倚鹿較者畫立鹿於車之前
備藩外也伏熊軾者車前橫軾為伏熊之形也
薛廣德傳縣其安車傳子孫顏師古曰縣其所
賜安車以示榮幸也卽此安車之制

或曰漢高帝紀乘傳詣維陽顏師古云傳者若
今之驛古者以車謂之傳車予曰漢律四馬高
足為置傳四馬中足為馳傳四馬下足為乘傳
一馬三馬為輅傳急者乘一乘得

或曰王摩詰送楊少府貶柳州詩宋說南風五兩輕五兩何物予曰漢江淹賦有五兩解檣上胡人也蓋置檣上以辨風之物

或曰蘇子瞻赤壁賦舳艫千里舳艫舟乎予曰李斐有釋舳船後持柁處也艫船頭前刺櫂處也言其船多前後相銜千里不絕也語本漢武帝紀

或曰史載周成王時越裳使者失道周公作指南車夫指南車名周公以前無聞至後亦未有

制何也予曰史云黃帝與蚩尤戰涿鹿蚩尤起
大霧將軍不知之所帝遂作指南車則非周公
始之矣顧周公作後其制不傳漢張衡魏馬均
宋武平長安及祖冲之皆嘗爲此車而未協其
制後魏太武帝使郭善明造彌年不就又命扶
風馬岳造垂成而爲善明鳩死其法遂絕唐元
和中興作金公元以是車及記里鼓上之憲宗
闕於麟德殿以備法駕殿五代不聞得其制者
皆創意成之而實非其法也晉志云刻木爲仙

人衣羽衣立車上車雖回運而手常指南然則
今之所謂羅經盤用針定子午向不差或類此
乎

或曰制老臣賜輿至朝有入殿者何始予曰唐
帝以灋恭王泰大腰腹聽乘小輿至朝常思濂
轉納言辭疾不許肩輿以朝在朝門也崔祐甫
被疾詔肩輿至中書卧而承旨李綱以足疾賜
步輿聽乘至閣則入朝至閣矣房玄齡病稍間
召許肩輿入殿襄邑恭王神符以足不良太宗

令乘小輿入紫微殿三衛挾輿以升褚無量復
故官以耆老隨伏聽徐行又爲設腰轡許乘入
殿中李叔明以病足賜錦輦令宦士有鼻以見
則皆入殿中矣優禮一至此

或曰諸葛武侯造木牛後有傳其法可效與予
曰蜀志諸葛亮復出祁山以木牛運木牛者方
腹曲頭一脚四足頭入腹中舌著于腹載多而
少行宜可大用不可小使持行者數十群行者
二十里曲者爲牛頭雙者爲牛蹄橫者爲牛項

樽者爲牛足也此其法云

器用部卷之六終

柴桑問答卷之七

刑法部

或曰呂刑墨劓剕宮大辟爲五刑正義云此五刑唐虞已來皆有之至漢文帝始除有可據與予曰堯典五刑曰流宥五刑曰鞭作官刑曰朴作教刑曰金作贖刑曰青災肆赦怙終賊刑舜則因之無此肉刑也其作脩三苗乎呂刑曰苗民作五虐之刑淫爲劓剕殛黥則三苗之惡也在唐虞之世矣

或曰韓楊天文要集云貫索解曰貴人獄星也
予曰非也攷天文志貫索主刑獄之星貫索星
明則刑罰清此其指矣

或曰咸宣傳作沈命法應劭云沈沒也敢蔽匿
盜賊者沒其命也予曰沈命者謂沈匿其亡命
者之法也即倣春秋僕區之遺意楚子曰吾先
君文王作僕區之法曰盜所隱器與盜同罪蓋
僕區刑書名僕隱也區匿也或據區字偽耳如
令窩藏盜賊之律

或曰漢惠帝紀當爲城旦舂者皆耐爲鬼薪白粲云耐者何予曰漢高帝紀令郎中有罪耐以上請之應劭云輕不至髡完其耐鬢故曰耐字從彡髮膚之意也杜林以爲法度之字皆從寸後改耐爲耐城旦者旦起行治城舂者婦人不豫外淫但舂作米皆四歲刑也取薪給宗廟爲鬼薪坐擇米使正白爲白粲皆三歲刑也皆今時徒罪之屬贖者云工價卽此

或曰張湯傳下蠶室顏師古云謂腐刑也云何

予曰漢法死罪欲腐者許之腐宮刑也丈夫割勢不能復生子如腐木不生實故曰腐刑凡養蠶者欲其溫而早成故爲密室蓄火以置之而新腐刑亦有中風之患湏入密室乃得以全因呼爲蠶室非謂養蠶之室也

或曰祭統草艾則墨未發秋政則民弗敢草也註云草艾謂艾取草也秋草艾始行小刑予曰墨刑秋政也王者示秋殺之初政也秋草堪艾給炊爨之時則行小刑之墨夏節雖盡人君

未發行秋政則民不敢艾草

或曰漢高帝紀梟故塞王欣頭顏師古云懸首木上此何名梟予曰梟即鴉不孝鳥一名流離大則食其母說文日至捕梟磔之以頭挂木上故今謂懸首于木爲梟

或曰周禮九王之同族有罪不即市注云刑于隱所也又曰公族有死罪則磬于甸人夫磬刑何也予曰金枝可貴玉律難容故公族亦有死刑而無宮刑不剪其類也刑不于市朝而于野

甸人掌野官也懸縊殺之曰磬謂如磬之懸爾
或曰周禮其奴男子入于鼻隸女子入于舂藁
舂藁何法予曰舂者令其舂米藁席藁街罪人
居也此女徒也

或曰李勃云囚坐雞于下解者曰領囚聽赦何
以雞爲予曰誤也雞當作蹠謂蹠踞而坐于下
也馬用雞

或曰舜典金作贖刑注云金黃金誤而入刑出
金以贖罪夫贖以黃金自舜以來何云自漢始

乎予曰注之譌也按呂刑其罰百鍰傳爲黃鐵

古金銀銅總號爲金舜典之金與呂刑黃鐵皆是今之銅也漢始改用黃金但少其斤兩令與銅相敵鄭玄駁異義言贖死罪千鍰七六兩大半兩爲四百一十六斤十兩大半兩銅與金贖死罪黃金三斤爲價相依附耳至後魏以黃金難得合金一兩收絹十疋今律乃復依古死罪贖銅一百二十斤於古稱爲三百六十斤孔氏以鍰爲六兩計千鍰爲三百七十五斤今贖輕

卷十
四
千古也誤而入罪乃得贖如過失誤殺傷人與
雜犯之類非真死罪也

或曰漢平帝犯天下女徒已論歸家顧山錢月
三百何謂顧山予曰謂徒者當於山伐木今聽
使入錢顧功直故曰顧山時以太皇太后之德
施惠于婦人也考漢令甲女子犯罪作如徒六
月顧山遣歸顏師古云女徒論罪已定並放歸
家不親役之但令一月出錢三百以顧人也卽
今婦人收贖之法當是時月贖錢三百已稱輕

典今收贖鈔數愈少恩過漢法遠矣

或曰杜周傳云不循三尺法孟康曰以尺作簡
書法律也何云三尺予曰謂三尺者舉成數也
鹽鐵論二尺四寸之律曹褒新禮亦云二尺四
寸以竹簡書之

刑法部卷之七終

蘇州府志卷之七

藝文志

詩

蘇州府志卷之七 藝文志 詩

蘇州府志卷之七 藝文志 詩

蘇州府志卷之七 藝文志 詩

蘇州府志卷之七 藝文志 詩

蘇州府志卷之七 藝文志 詩

蘇州府志卷之七 藝文志 詩

蘇州府志卷之七 藝文志 詩

蘇州府志卷之七 藝文志 詩

柴桑問答卷之八

貨寶部

或曰徃代蠻夷貢物多奇珍較今時遠甚何古
今之懸殊也予曰朝廷有道不欲以奇珍勞費
遠人豈徃代所能望塵然徃牒可戒矣唐時統
業護可汗獻萬釘寶紉金帶馬五千匹五代占
城顯德五年其國王因德漫遣使者蕭訶散來
貢猛火油八十四瓶薔薇水十五瓶其表以貝
多葉書之以香木爲函猛火油以洒物得水則

出火薔薇水云得自西域以酒衣雖敝而香不
滅新羅開元中獻果下馬朝霞綾魚才細海豹
皮又有二女日本永徽初獻琥珀大如斗馬磔
若五升器罽賓武德二年貢寶帶金鎖水晶醮
頗黎狀若酸棗西域驢分國正觀十七年獻赤
玻黎綠金精武宗會昌元年渤海貢紫瓮盆量
容半斛內外通瑩其色純紫厚可寸餘舉之則
若鴻毛吐蕃獻黃金鵝天寶初安思順進五色
玉帶凡此皆奇珍云

或曰周官泉府之法周公作之而熙寧大臣倣之爲市場之司以奪商賈之贏分天下以債而取其什二之息而天下終以大弊豈周公之法不足法與予曰時異而法不可行耳行周公之法法于熙寧之際猶執今阡陌而井田也周公之時天下民產未有殊富田里相等盈縮弛張歛散重輕之權在上均田而耕築室而居然祭祀喪犯或不足用則取于恒額之外故在上賒而貸之使以日數償而以所服者爲息若市之不

售貨滯于用則上爲歛之法固善而易行後世
之民不齊一切之權不出于上富人大賈分而
有之乃欲歛之則實奪之不能也故弊

或曰杜詩云不貪夜識金銀氣夫金銀有氣與
予曰有地鎮圖曰黃金之氣赤黃千萬以上光
大如鏡盤金氣發大上赤下青也氣見於夜尤
明

或曰昔有人于地掘出一錢鎔範如開元錢制
其文曰東都通寶夫錢文皆鑄年號歷代無東

都名其原竟莫可攷予曰唐汴州爲東都至肅
宗以河南府爲東都鳳翔府爲西都東都蓋唐
京都之名也按唐志武宗時淮南節度使李紳
請天下以州名鑄錢京師爲京錢此東都通寶
蓋此時所鑄矣

或曰杜陽編云唐寶藏庫中有澄水帛自外國
貢以水蘸之則寒氣蕭琴暑月辟熱則一堂寒
思挾纒細而似布明薄可鑒此何異珍也予曰
此冰蠶所成也拾遺記東海有冰蠶其繭五色

織爲文錦入水不濕唐樂府錄康老子嘗賣一
錦褥有波斯見之者乃曰此水蠶絲錦所織暑
月陳於座滿室清涼按此二說則所謂澄水帛
者是矣

或曰杜詩我有一匹好東絹重之不减錦繡段
東絹何出予曰凍譌作東耳周禮愷氏凍帛以
欄爲灰渥淳其帛寔諸澤器淫之以蜃註云是
謂水凍杜詩所指蓋凍絹也

或曰白日大都巾人有攬金寶者獨不知法不

可乎一何也愚予曰齊人有欲金者清旦衣冠
之市道適見鬻金者因攫其金而去吏捕得之
問曰人在前予攫何故答曰取金時不見人徒
見金耳世之犯戒蒙辜者類如此

或曰鼓鑄七或錢或鼎之類何言鼓予曰以橐
扇鞞謂之鼓如今抽爐扇火也手運用鑄具之
謂樊噲鼓刀屠狗鼓刀亦此意

或曰漢昭帝紀二千石錢二萬將軍四十金此
金黃金乎予曰非也漢書凡言黃金者真金也

不言黃者謂錢也食貨志黃金一斤直錢萬顏
師古以爲諸賜言黃金者皆與之金不言黃者
以錢

或曰世言卻餽曰返璧此爲藺相如已事乎予
曰非也藺相如完璧歸趙也此返璧者出僖公
二十三年僖負羈乃饋盤飧寘璧焉公子受飧
返璧公子重耳也

或曰詩小雅菁莪篇錫我百朋比貝也予曰漢
食貨志以爲大貝牡貝么貝小貝不成貝爲五

貝也言爲朋者爲小貝以上四種各一貝爲一朋而不成者不爲朋大貝四寸五分以上直錢二百一十文二貝爲朋拄貝三寸六分以上直錢五十文二貝爲朋么貝二寸四分以上直錢三十文二貝爲朋小貝一寸二分以上直錢一十文二貝爲朋不成貝寸二分漏度不得爲朋率枚直錢三文言百朋貝之多也

或曰食貨志朱提銀重八兩爲一流顏師古云朱提縣名出善銀予曰朱提音殊時今叙州府

城西有朱提山是其地攷水經注言犍爲郡朱

提縣山水險奇數百言而不及朱提銀事或畧之矣

或曰世謂錢神錢果有神耶予曰錢可通神也

出記聞云張延嘗聞度支有一寃獄久不決及

公判度支期以旬日平反視事日案上一帖云

奉錢三萬貫乞不問其獄公怒悉收吏禁之次

日於盥洗處又一帖奉錢十萬貫公歎曰錢至

十萬可通神矣無不可回之事故錢神始此晉

魯褒遂爲錢神論

貨寶部卷之八終

柴桑問荅卷之九

音樂部

律呂類

或曰樂之六十聲如六十甲子凡十二律每律管五聲又有十二律旋相爲宮及十二律上生下生與夫變宮變徵之說夫五聲之外有變宮變徵則七矣何以辨也予曰凡十二律各以本律爲宮而生四律如黃鍾爲宮則大簇爲商姑洗爲羽林鍾爲徵南宮爲角是黃鍾一均之聲

也若林鍾爲宮則南呂爲商應鍾爲角太簇爲
徵姑洗爲羽是林鍾一均之聲也各就其宮以
起四聲而後六十律之聲備每律管五聲如黃
鍾自管五聲大呂太簇夾鍾以下每律皆管五
聲甲子支干亦然甲子管丙子戊子庚子壬子
乙丑管丁丑乙丑辛丑癸丑以下皆然與樂聲
同以十二干合十二支而成六十甲子以五聲
合十二律而成六十聲若不相屬而實相用也
至于變宮變徵如黃鍾爲宮則第六變得應鍾

為繼宮第七變得蕤賓為變徵如林鍾為宮則
第六變得蕤賓為變宮第七變得大呂為變徵
凡十二律皆有二變一律之內通前五聲合為
七均也

或曰晉書稱京房知六律五音之數六十律相
生之法其合于律之本經否予曰京房之法以
上生下皆三生二也以下生上皆三生四也陽
下生陰七上生陽終於仲呂而十二律畢矣仲
呂上生執始七下生去滅上下相生終於南呂

而六十律畢矣夫十二律之變至於六十猶八卦之變為六十四也

樂舞類

或曰周公明堂曰成王以周公有大勲勞於天下封周公于曲阜命魯公世祀以天子之禮樂則魯之以天子禮樂祀周公者成王所命也春秋何譏焉予曰周公廟謚曰公葬以公成王未有命也然則孰為之魯自為之也至隱公六年書初獻六羽春秋五十三年始書禘八十六

年始書郊譏僭天子之禮樂也魯昭公曰吾何
踐哉子家駒設兩觀乘大輅朱干玉戚以舞大
夏八佾以舞太武此皆天子之禮夫子歎之曰
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是也魯頌龍旂承祀皇七
后帝皇祖后稷果魯之常禮也何獨以頌僖公
哉夫子刪詩而存魯頌亦存叔段文姜之詩意
爾矣

或曰詩公庭萬舞何休謂象武王以萬人定天
下民樂之故名萬予曰萬舞為干舞不兼羽籥

春秋云萬入夫籥禮記朱干玉戚冕而舞則萬舞也萬者舉用兵人衆之大數為舞以象七猶云萬人歌舞而為樂也

或曰論語八佾舞於庭左傳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則佾數乎予曰然八佾者八人為列八七六十四諸侯六七人為列六七三十六人大夫四四四一十六人士二二二四人季氏大夫宜用四佾而乃八佾舞僭天子矣

樂器類

或曰樂書云衆樂琴之臣妾也絲之屬琴為最
焉齊桓公以鍾名之李汧公以韻磬名之其所
謂鍾磬者音相似也予曰齊桓公名琴曰號鍾
李汧公名琴曰寒玉石然其名則自軒轅氏其
琴曰清角曰鳳皇則趙后琴也楚莊王琴曰繞
梁司馬相如蔡琰琴曰綠綺楊雄琴曰清英蔡
邕琴曰焦尾謝莊琴曰怡神洞元琴曰六合莊
女曰落霞或取象或取聲名因以異矣
或曰春秋賞之以邑辭請曲縣繁纓以朝曲縣

者樂與予曰諸侯之樂也縣卽懸曲縣軒縣也
周禮天子樂宮縣四面諸侯軒縣闕南方也故
曰曲縣者請諸侯之樂也

或曰琴曰焦尾抑有說乎予曰有吳人見有燒
桐以爨者蔡中郎嘗聞其爆聲曰良材也因請
削爲琴尾尚焦故曰焦尾琴云

或曰琴操中有箜篌引曰公無渡河此箜篌何
昉乎予曰箜篌樂器也然其字譌矣漢武帝祠
太一后土令樂人侯調依琴作坎侯言其坎坎

應節也侯以姓冠章也後作箜

或曰樂器有阮咸考阮咸人名何以名器予曰
唐元行冲有人破古塚得銅器似琵琶身正圓
人莫能辨行冲曰此阮咸所作器也命湯以木
弦之其聲雅嘒樂家遂謂之阮咸猶劍之干將
莫邪皆以人名矣

或曰唐詩黃鶴樓前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
五月安有梅花顧謂笛耳予曰笛者羗樂也古
曲有折梅柳落梅花皆笛中吹出故杜少陵詩

故園楊柳今搖落何得愁中曲盡生此言折楊柳曲也孫濟師落梅詞一聲羞管吹鳴咽玉溪半夜梅翻雪此言落梅花曲也

或曰樂器有秦箏爲蒙恬所造其制何考予曰風俗通有箏制云箏之狀筑身蒙恬造也上員象天下平象地中空準六合弦柱十二擬十二月乃仁智器也今涼并二州箏形如瑟失古制矣

或曰世謂備駘曰濫竽其齊吹竽之事乎予曰

然韓子曰齊宣王使人吹竽有三百人南郭先生不知竽而濫於三百人之中以食祿宣王死文王即位一一聽之先生乃逃去故今謙言不能聒者為濫竽云

或曰世語曰胡笳吹散八千兵此何說也予曰晉劉疇故事也晉書劉疇曾避亂鳩壁賈胡百數欲害之疇無懼色援笳而吹之為出塞之聲動其遊客之思於是群胡皆倚泣而去

或曰杜工部詩胡笳樓上發哀怨不堪聽所謂

胡笳怨何指予曰十八拍也漢蔡中郎邕女蔡
琰字文姬先適河東衛仲道夫亡漢末大亂為
胡騎所獲春月感笳音遂作胡笳十八拍以寄
怨杜詩所指此也胡人卷笳蘆葉而吹之故曰
胡笳

音樂部卷之九終